




大众侦探精品书架

贪婪的勒索

(美) 罗伯特·J·兰迪斯 编 / 贺天同 译

超值限量版
每册 15 元

珠海出版社

 大众侦探精品书架

贪婪的勒索

原译名：晴销幽境

(美) 罗伯特·J·兰迪斯 编 / 贺天同 译

珠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贪婪的勒索 / (美) 罗伯特·J·兰迪斯编; 贺天同译.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2. 10

(大众侦探精品书架)

书名原文: Deadly Allies

I. 贪… II. ①兰…②贺… III. 侦探小说—作品集—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58430号

Deadly Allies II

Copyright © 1994 Robert Randisi and Susan Dunlap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1 by Zhuhai Publishing Hous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ominick Abel Literary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贪婪的勒索 (大众侦探精品书架)

©罗伯特·J·兰迪斯编 贺天同译

责任编辑: 潘自强

封面设计: 冯建华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三楼

电 话: 0756-2639345 邮政编码: 519001

邮 购: 0756-2639344 2639345 2639346

网 址: www.zhcbcs.net

E-mail: zhcbcs@zhcbcs.net

印 刷: 广东省农垦总局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mm 1/32

印 张: 12 字数: 223千字

版 次: 2002年10月第1版

2006年5月第2次印刷

书 号: ISBN7-80607-959-9/I·372

定 价: 1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私人侦探小说流派中人才辈出,涌现了一些 90 年代最好的小说家。我们美国私人侦探作家协会(PWA)为了在进入新世纪的时候使这种良好的势头得以延续,使更多的好的短篇和长篇小说问世,特编辑了这本小说集。

这里收集的 16 篇短篇小说都是原作,而且都是专门为本集而写作的。有的还是作者为他的系列人物写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这意味着这些作品有可能被我编入我将要编辑的《第一案件》系列作品中去。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里收集的作品的作者大多都是私人侦探小说大奖的得主。我们为此深感荣幸。

我们也深信读者会为能在本集中再次见到他们所最熟悉和最喜欢的作者的作品而兴奋不已。每一位作者都为给本集创作作品而付出了最大的努力,他们所写出的小说符合我们所预期的最高质量。虽然我们统称他们的作品为短篇小说,但其作品实际上是“长”短篇小说,有的甚至达到了中篇小说的长度。

我们在这本系列图书第四辑中的确开了一个高质量标准的头,我们期待着未来会有更高质量的小说集面世。

敬请读者阅读、欣赏,并期待下一部集子的出版。

罗伯特·J·兰迪斯

2000 年 8 月于圣路易斯

序

刻舟求剑	S·J·罗珊	1
你在哪里,莫尼卡?	玛丽亚·安东尼奥·奥利弗	31
笑星之死	马克斯·阿兰·柯林斯	61
车祸证人	杰里·肯内利	86
致命戒指	特伦斯·法哈蒂	96
“蹩脚”律师	约翰·卢茨	124
遗产命案	帕内尔·霍尔	144
贪婪的勒索	比尔·普隆兹尼	172
姓名的奥秘	杰里迈亚·希利	189
赌馆幽灵	爱德华 D·霍克	217
瞌睡侦探	加里·菲利斯	237
婴儿血案	里克·莱尔登	255
党魁的末日	莱斯·罗伯茨	276
性格缺陷	克里斯汀·马修斯	298
结账	萨拉·帕瑞特斯基	325
奎奇科伊斯那年夏天	多萝西·B·休斯	348

S·J·罗珊的名气随着她作品的陆续出版而日益增大。她得到过最佳侦探小说奖。她肯定还会不断地得到获奖提名——不仅是她的长篇小说，还有她的短篇小说。

在下面的故事中，莉迪娅·秦为了查找一个失踪少女的下落，登上了加勒比海的邮船，莉迪娅非凡的洞察力使案子成功告破。

1996年，S·J·罗珊的作品《中央广场》获得最佳侦探长篇小说奖。她的最新长篇小说《采石场》于1999年出版。

刻舟求剑

——莉迪娅·秦的故事

S·J·罗珊

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选自《吕氏春秋·察今》

金色的阳光，蔚蓝的大海，柔和的微风，木槿的清香。微波荡漾的海水泛着阳光，一直连到万里无云的水平线。我正凭靠在桃花心木的船舷栏杆上，据我所知，身着白色制服的船员一天至少要把它擦拭两次。

这应该是一趟非常有趣的旅行。



如果我不是到这里来找寻一个我确信已经死了的少女的蛛丝马迹的话,本应该是很有趣的旅行。

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少女可能已经死了的说法时,就很不愿意接受这样的事实。但是,案情就是案情。在朱先生和朱太太将他们的问题对我说明之后,我的一切侠肝义胆和救人于水火之中的本能都喝令我尽快将事情搞个水落石出。事实上,是朱先生一人对我说明的情况,朱太太只是在他们位于萨顿的住宅客厅里为我沏茶并招待我吃奶油饼干而已。

他们的问题非常严重,事关他们的长女珍妮特。6周前,珍妮特大学毕业之际,朱先生全家——朱先生、朱太太、珍妮特以及小女儿琼——到加勒比海度假一周。

一周后,其他人回来了。但是,珍妮特没有回来。

“这是我们第二次到加勒比海度假。事实上,还是乘的同一条船。”在香港出生、任一家新加坡人开的电子公司副总经理的朱先生用有节制的谨慎语气说道,他字斟句酌、稳定着情绪。我原以为朱太太在给我们送上银茶具后,会在朱先生坐的皮椅子对面的织锦面安乐椅上坐下的,可是,她却仍然站在书柜旁,好像生怕自己忘了做什么事情一样。她将—个陶瓷的水手小人朝右挪动了一下,离开它原来的位置只有一厘米。

“去年,琼高中毕业时,”朱先生朝他的小女儿示意—下——“我们全家的那趟出海旅行对我来说简直就是一件完美的毕业礼物。是一种我们全家都能享受的乐趣。”

琼是个面颊光洁、发丝亮丽的女孩,她坐在有着深邃背景的东方地毯对面一个当坐凳用的皮质厚垫上,点点头,同意她父亲说的那趟旅行是一件能为全家所共享的完美的毕业礼物的说法。我琢磨着,如果她是去年高中毕业的话,那么,现在应该是正在度暑假的—大学新生了。我所认识的大多数大学生今年都时

兴身着破旧的牛仔裤、短裤以及紧身上衣，但是，坐在父母起居室内的琼，身上穿的却是格子花呢裙和白色的宽松上衣。

“第一次出海旅行真太美妙了，”朱先生两手交叉在他的肚子上说道。“完美无瑕。一切都是如此令人满意，所以，我选择了同一条船来庆祝珍妮特的大学毕业。”

通过眼角的余光，我看到朱太太无助地环视着房间，找寻着有没有什么小玩具饰物需要恢复原位。可是，她没有找到。我琢磨着，如果她真的想找点儿事情做的话，她应该去打开一扇窗户，至少应该去把空调开起来；这房间里实在令人窒息。但她却没有。她看上去有点儿不知所措，缓缓坐了下来。后来，她为我添了茶，为她女儿添了茶，为她丈夫添了茶，最后，给自己倒了一杯。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然后，将杯子放在咖啡桌上。她没有再去碰这个杯子。“在海上的第五夜船长开舞会，”朱先生继续道。“我的妻子和我一道参加了舞会，但在11点以后便告辞了。我们不习惯玩得太晚。”

我瞟了朱太太一眼，一来想得到确认，二来想让她参与我们的谈话，但她的眼睛仍然凝视着她茶杯里金色的茶水，仿佛可以从里面找到什么似的。

“琼18岁，自然她的熄灯时间比珍妮特早，”朱先生告诉我。熄灯时间？我想。18岁？那么珍妮特有多大？21岁？“珍妮特直到半夜才回到我们的特等舱套间。不少人后来报告说：他们看见珍妮特在舞会一直跳到两点多钟。船上的记录也表明：她是在凌晨2点16分才回到我们的特等舱的。”

“船上的记录？”我问，这是我在谢过朱太太的茶后，在这个讨论中第一次开口说话。

“亚洲明珠使用的是插卡钥匙系统。它能记录每次使用插卡的时间。”

“亚洲明珠？这是船名吗？”

“是的。它是东方美洲航线上最大的邮船。”朱先生在椅子里挪了挪身子，坐定后继续说道：“该船是德国籍，但船员多半是台湾人。正因为如此，我才选择这条船。为了我的女儿。我需要舒适感——呃，你理解的。”

是的，我边喝茶边想，我理解。普天下的人都认为女儿在自己同种族的人群中间比在精力充沛的野蛮年轻人中要安全得多。

我的母亲肯定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朱先生补充道，“看来我错了。”

后面的故事说得很快，一来因为没有多少内容，二来尽管朱先生竭力自我克制，仍然明显地觉得讲述这部分很困难。

总之，他们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珍妮特。

当琼在她和珍妮特同住的双卧室套间里于她“通常起床的时间”即7点30分醒来时，发现珍妮特不在房间里。她的床看上去没有人睡过，虽然“很难确定”，琼这样告诉我，她的声音很文静，几乎是耳语。“她通常一起来就铺床。”

“在船上也是如此？”我对邮船不甚了解，但我知道它们和旅馆一样，每天都有人为你铺床打扫房间的。

琼抱歉地耸耸肩。“我们从小就养成了这样的习惯。”

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每次我做错事情的时候，她就要对我噘起嘴唇，用指责的语气说：“人们会认为你从小就是这个样子的。”我喝了一口茶，等待下文。

“琼以为珍妮特去吃早餐了，所以她没有在意，”朱先生再次接过话茬儿。“或者，以为她出去跑步了。当然，是用俱乐部的健身器慢跑。我不允许在甲板上跑，那样太引男人注意了。”

当然当然，我想。“她平时都起得这么早吗？”我问。

“我的女儿是相当自律的。”

我再一次想：当然当然。

我注意到朱先生和琼在说到珍妮特时都是用的现在时态。失踪人的家族几乎都是如此，直到他们不再能否认不幸的事实或是不再能希望有奇迹发生为止。

我转身面向琼，虽然我的问题是针对大家的：“你们有谁看到她晚上回来或是早上离开的？”

“没有，”琼用她那耳语般的声音回答道。“我是个睡觉很死的人。”

“你没有听到开门声或其他声音？”

“在我们小的时候，”她小声说道，“珍妮特总是在我熟睡时坐在我的床边讲述她所有的梦想和秘密。她说她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她知道我不会醒来，所以秘密仍然是秘密。”

朱太太瞟了一眼，仿佛她听到了她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她没有吭声。

“有没有记录她是在什么时候出门的？”我问朱先生。

“那个系统不记录开门的时间。只记录使用插卡的时间。”

我早料到是这样，但问问无妨。

“我的太太和我也没有在意，”朱先生又突然接过话题，“直到9点我们仍然没有见到珍妮特。”

“我们到处寻找，”琼接着说，仿佛要让我相信他们并没有忽略自己的责任。“餐厅、健身俱乐部、游泳池。我甚至还到厨房去找过。”

“为什么要到厨房？”

“珍妮特喜欢下厨。”他的父亲简要回答。

“我们小的时候，她曾想做厨师，”琼焦虑地瞟了一眼她的父亲，告诉我。“她说过要自己开一家餐厅。第一次坐船时，她就



常常到厨房去看。”

“珍妮特是毕业于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鲁克分校的高才生，”朱先生肯定地说。“她学的是商务管理。她在任何公司都能找到一个满意的职位，本来，她在我们从加勒比海旅行回来后就就可以去公司上班的。”

嗯，我暗自思量着，暂且不谈上班了吧。“但是，你们没有找到她？”

“没有，”朱先生说，语气有点儿软。“我们开始担心。我去找了船上的保安警官。约9点一刻到9点半之间我找到他时，船已经放下了跳板，旅客开始登岸了。”

“你们到了港口的什么地方吗？”我问，突然感到需要重新安排我脑海中的场景了。

“船在头晚10点就靠过岸。当时停靠的是圣马丁港。亚洲明珠号沿途要停靠两个港口。圣马丁港是第二个。”

朱先生突然伸手去端茶，虽然茶肯定已经凉了，他仍然坚决地喝了下去，好像喝茶是眼下世界上头等重要的大事。

我将视线从他那里移开，掠过沉重的家具、深绿色的墙壁和仔细布置的小古玩，落在了壁炉上方镀金画框的油画上。画中是琼和(我想是)珍妮特：两个身材高挑苗条、长发披肩、皮肤细嫩、身着东方传统服饰的中国美少女。我又一次希望吹吹风，哪怕是纽约7月的热风也好呀，好给这里沉寂压抑的空气带来一丝动静。

“我得把我的故事讲完，”朱先生放下了茶杯，下颚紧绷——“刚才说了，首先找到保安警官，然后找到大副，再找到船长。接近中午时分，船长下令搜查船员的船舱。费了很大的劲，包括打电话给美国驻圣马丁大使，说服他们允许当地官员上船搜查旅客的船舱。”他深深地吁了一口气，活动了一下双肩，仿佛要摆脱

记忆的纠缠。“这对旅客来说是不常遇到的事情，但我管他呢？可是，什么也没有找到。”

“什么也没有？”

“连珍妮特的影子也没有。也没有她那天晚上穿的衣服、鞋子、手提包。搜查一无所获，除了我们的套房之外，船上任何地方也没有她呆过的踪迹。”

我朝坐在椅子上两手交叉放在腿上的朱太太瞥了一眼，才发现她正在无声无息地哭泣着。我想起身过去，将手放在她的肩上，给她一些无用的安慰。但是，她的丈夫和女儿都没有这样做，我自然不好冒昧。

“秦小姐，”朱先生说道，“坦率地说，我必须告诉你，我对从事你这个职业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好感。我对自己迫不得已要雇用一名私人侦探的处境并不高兴，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个像你这样有教养的年轻中国女子也从事这种职业。”他这话不仅是在责备我也是在责备我的妈妈。“但是你既然被介绍来了，我也觉得你是正确的人选，那就开始工作吧。”

可不，我在这里就是为了工作的，我想。

“我要求你登上亚洲明珠号，秦小姐，查清楚我的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所以我现在在这条船上。

朱先生在亚洲明珠号上为我定了一间头等舱，下周离开迈阿密。我装好我的游泳衣飞到了这里。这是这条船本季节最后一趟加勒比海之行，7月中旬，很快飓风季节就要来临，所以我很幸运能赶上这趟航行。

我妈妈也是这样认为的。

这工作是直接通过母亲给我的信息才找到的。她眯缝着眼



看着我装行李的时候告诫我说:对于我来说应该记住我这次乘船航行是为了工作,而且朱先生,一个显然是重要而且有势力的人,给我这项工作是对我的极大信任。她特别提醒我:她希望一个像我这样的懒女孩不要把这个机会仅仅看成是躺在甲板上晒太阳而已,特别是我还能住在一个远远超过我目前生活标准的头等舱里。

我听着母亲不能躺在船舱晒太阳的唠叨,继续叠着我的棉布宽松上衣。于是,母亲走过去打电话给玛丽·金的母亲询问玛丽是否乘过加勒比海的邮船。只听见她说了一些“啊,那太糟了”和“啊,真幸运”之类的话。

另一方面,我偶尔的合伙人、曾经在海军服役的比尔·史密斯却认为和船有关联的事情都不是好事情。

“好事情,”我在电话里对他指出,并将一叠上衣从床上移开,这样我能坐下,“是他们没有邀请你参与这个案子。”

“这样对你好还是对我好啊?”

“对我俩都好。对于你来说你不必回到你讨厌的海上去,而我呢,可以在船上和高个子相貌英俊的船员来一段罗曼史了。”

“那么,愿这个船员走运。你肯定不需要我的帮助吗?”

“你的帮助会破坏我的风格的。”

“我是指工作而言。”

“我也是。”

他给我交代了一些有关晕船和船员的事情,以及其他的注意事项,我答应给他打电话。然后,我又开始叠衣服了。

我边装衣服边想起妈妈说的朱先生是个重要而有势力的人,但是,没有重要和有势力到能让有关当局认真对待他的长女失踪的事。

在朱家空气沉闷的起居室里那场谈话结束的时候,我曾经

问过这件事。朱先生的恼怒和丧气是显而易见的,但语气更加自我克制。

“圣马丁警察局在搜查之后,声明对船上的案子没有进一步的处理权,特别是在没有犯罪证据的情况下。没有犯罪证据!”我几乎觉得他要轻蔑地吐唾沫了;如果他现在是在大街上而不是在自己的房间里的话,他可能真会如此。“当然,迈阿密当局有一定的处理权,但是对一艘外籍邮船在国外港口发生的事情也不想介入。”

“但是,总要有人负责呀。”我反对道,一出口就意识到我也许说错了;在某些情况下,在一切似乎安排得井井有条的情况下,事实是有的事情谁也不管。

“船上的司法权,”朱先生说,“根据关于公海的国际公约,是属于船长的权利。哦,秦小姐,我在女儿失踪后的一周内了解了很多这类事情。”他苦笑了一下。“而船长对他的船的名声比对一个不知名的少女的命运更加关心。正是他提出我的女儿不过是离开了轮船而已,答案应该就在圣马丁岛。好像我的女儿会不和她的妈妈和我商量就擅自采取这样的行动似的!”

房间的对面,琼低头注视着她那双锃亮的皮鞋。我注视了她一会儿,然后面朝朱先生。“可是,是否有这种可能性呢?”我小心翼翼地问道。“当天晚上她离开了轮船?”

朱先生冷冷地看了我一眼。有一阵子我认为他不会回答我了,可是他回答了。“旅客是不能下船的。据我所知,不当班的船员靠岸时可以随时上岸。但是,旅客下船的跳板不到早上9点以后是不会放下的。那时,珍妮特已经不见了。还有,”他有所指的补充道,“旅客上岸时要对值日官报上自己的姓名。值日官会记录下他们离船和回船的时间。而在值日官的名单中显然没有我女儿的名字。”



“我怀疑船员是否都按照同一程序办事。”我放下茶杯说道，一半是自言自语。

“船员在港口是否按程序办事又有什么关系呢？降临到我女儿头上的事情已经在亚洲明珠号上发生了。问题的答案就在这船上！”朱先生怒气冲冲地说道。突然间我已清楚地看到——哦，莉迪娅，你这个敏感的家伙——他的铁一般的自我控制已经不太起作用了，也许是该结束谈话的时候了。

于是，我停止了谈话，只是收下了给我的费用——相当慷慨，我想——然后，琼在父亲的授意下，为我打开抽屉，从收拾整洁的一叠照片中取了几张珍妮特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她失踪的头一天拍的。”琼小声说道，缓步过来，递给我一张快照，上面是个面带微笑、皮肤黝黑的年轻女子，身着粉红色的马球衬衫和百慕大短裤。

“她剪了头发？”我问道，眼睛从照片移到另一个房间的油面上。和油面上的女子相反，照片上的女子剪的是短发，虽然发式非常时髦，但我认为和她的娇嫩的脸型不合。但是，如果这种发型配个子较矮、脸型较圆的女人，譬如说我吧，可能就非常般配了。

“她是在我们离家前剪的，”琼回答道。“我想，如果她要剪发，她应该剪带刘海的齐肩短发；那样相当漂亮，父亲可能不会反对。但是她执意要将头发剪成她中学时代一个好朋友那样的短发。她甚至将她朋友的照片拿给发型师看呢。”琼又低头看了一眼照片。“父亲对此很不高兴。他认为短发看上去就像——照他的说法是‘不正经的女人’。但是，母亲劝他不要让他坏脾气扫了我们这趟旅行的兴，再说，珍妮特到公司工作后头发还会长。于是，父亲只对珍妮特说：看看你把自己搞成了什么样子，此后，没有人再提这件事情了。”我回头看了一眼朱先生和

朱太太，两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起居室，谁也不看谁，而且好像也没有注意我或琼。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因为琼的耳语般的声音和不喜欢出风头的态度所产生的效果或原因。

“珍妮特是不是经常做一些你父亲不赞同的事情呀？”我问，也用了现在时态。琼不会注意到这一点，但如果我不用现在时态，反而会引起她的注意的。

琼微微睁大了眼睛。“哦，不！”她急促地说。她咬了咬下嘴唇。“呃，但是，如果的确对她是很重要的事情的话，她是会这样做的。例如，父亲要她上巴纳德的学校，这样，她就能够住在家里了，但她却非要上能离家住校的学院。她真正想的是去上烹饪学校，当然，父亲没有同意她去。最后，她同父亲商量，让父亲同意她到斯托尼布鲁克上学，父亲并没有真的就不同意，因为她承诺努力学习以优异成绩毕业，而且她做到了这点。”

而且，我想，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鲁克的分校在长岛，离开萨顿只有一小时的路程。

“父亲的处境也是有点儿为难，”琼承认道。“他的确制定了一些家规。但是，这都是为了我和珍妮特好。正因为如此，他不准她去烹饪学校。当父亲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家在香港开有一家饭店，他从小在饭店里打工。他恨透了厨师这工作。”

“珍妮特也能理解这点吗？”

琼眨眨眼。“她当然理解。”

“告诉我，她对父亲公司里的新工作是否感兴趣？”

“那里的工作非常令人兴奋。那是个非常重要的工作，特别是对一名女性。”

所答非所问，但是我感到所答是我所需要的。

那天我没有让朱家了解我的想法，但是在这里，当亚洲明珠



号徐徐驶离圣马丁港,也就是我们沿途停靠的第一个港口时,我靠在船舷的栏杆上,不得不承认我没有理由怀疑我原来的假设,虽然我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实它。我的推断是:在我看来似乎有点逆反心理的珍妮特——明知父亲不喜欢却偏要剪短发——可能是在她进入父亲的公司,从事与其梦想相违背的工作之前,再来一次小小的叛逆。琼和珍妮特是备受庇护的美籍华人女孩;肌肉发达的台湾水手可能对充满了异国情调的她们产生了令人兴奋的遐想,而且——按照父亲的说法——是有安全感的。此外,她们轻信、天真可爱、充满魅力甚至爱意。我估计珍妮特是做出了自己急于要做的选择。

我没有将我的想法告诉朱家,但我感到显然至少朱先生的想法是和我相同的。

与旅客私下联络一旦发现将被立即解雇。这是我从亚洲明珠号的保安警官,船上惟一知道我是谁和我为什么在船上的人那里得知的。第一天上午,我对他进行了职业性的礼节拜访,晚上我们离开了迈阿密,在船上四处走走,熟悉新的环境。他——约翰·麦凯,原芝加哥警察局的警官,退休后到南方寻求少一些刺激多一些阳光的生活——对我的差事正式表示出不以为然。

“你找到什么了吗?”他坐在有着狭窄舷窗、墙上挂着一些饰板和画、办公桌上堆满文件的办公室里指出,“如果有证据表明这里的确发生过犯罪事件,那会使我们全船——包括我本人——脸上无光的。我是说我们做了调查,没有发现什么。我们这趟航行的正式结论是这女孩在船上期间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他在继续说下去之前若有所思地伸了伸下巴。“但是,就你我个人之间来说,我记得她,她们一家去年也在这条路上。她和她的妹妹。一对儿漂亮的小女孩。老大很文静,但有点儿——矜持,就像她在克制着自己似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而且船员